

中国最新作品排行榜

瓦城上空 的麦田

阿来等 / 著

全国百
家名刊
畅销
推荐榜
不衰

知識出版社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

風城上空の麦田

1000

宣 统 元 年 上 海 不 振

1000

麦田上的天空

■ 阿 ■ 来 ■ 等 ■ 著 ■

知識出版社

总编辑：徐惟诚

社 长：田胜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瓦城上空的麦田/阿来等著. - 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03.7

ISBN 7-5015-3920-0

I. 瓦… II. 阿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5008 号

策 划 人: 张高里 孙莉莉

责任编辑: 孙莉莉

责任印制: 张新民

装帧设计: 合和工作室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: 100037 电话: 010-68318302)

[http: //www.ecph.com.cn](http://www.ecph.com.cn)

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 18 字数: 237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000 册

ISBN 7-5015-3920-0/I·316
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瓦城上空的麦田 · 1

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 · 79

遥远的温泉 · 116

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· 181

不坏那么多，只坏一点点 · 236

瓦城上空的麦田

鬼子

我六岁多快七岁那年，母亲被别的男人偷走了。当时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们家的床上怎么突然间空了一个人。我问父亲，我妈呢？我妈怎么空的了？父亲没有回答。父亲只是朝我拉着那张老脸，像是拉扯着一块抹布。父亲那年已经是一个老头儿了。我母亲不老。我母亲比我父亲小好多好多，而且长得好看。我们三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背后指点着我父亲，说他应该我的爷爷。但我没见过我的爷爷。我母亲也没见过我的爷爷。我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不去找回我的母亲。我只是发现，父亲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呆呆地想着什么，一边想一边狠狠地咬着牙，空空地啃着什么，啃得很苦很苦的样子。

过了没有多久，好像是下了一场连天大雨。雨一停，太阳出来了，阳光刚刚照在我们家的门槛上，有人就跑过来，站在我们家的阳光里，然后对我说，你也七岁了，你跟我们一起到学校报名去读书吧。我跟着他们去了，我交了钱，我领到了书，我还上了两天课。第三天，我正在教室里歪头写作业，父亲突然闯进来把我拉走。老师当时就站在我旁边。那是一位女老师，长得跟我妈一样好看，胸脯也是那种高高的，像两座摇摇晃晃的山。她对我父亲说，你这是干吗？我父亲说不读了，我儿子他不读你们的书了。说着把我的课本统统塞到老师的山头上。女老师吓得往后一退，但她拖住了我父亲的胳膊。她说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不让你的儿子读书，你没有这个权力。父亲没有跟她多嘴，他把胳膊往外一抡，就把女老师抡到了一边。父亲拉着我，直直往学校门外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在嘴里骂着那位老师，什么权力？你他妈才没有权力！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权力是什么。我就像一只小鸡，被父亲紧紧地提在手里，两只小脚不停地离开地面。

父亲告诉我，我们不读书了，我们到城里去！

我说城里在哪里？

父亲说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

我提着两条细细的小腿，就这样跟在父亲的身后，走呀走呀，一

直走到天黑，我们才走到了瓦城，从此开始了捡垃圾的生活。

我曾以为，我的母亲也在瓦城，我以为父亲把我带到城里，不只是为了捡垃圾，同时要捡回我的母亲，但父亲提都没有提起过。直到四年前的冬天，他病倒在床上，我才从他的嘴里知道，我母亲其实不在瓦城。我不知道父亲得了什么病，父亲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上医院。父亲只是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了，他觉得胸膛里的空气越来越稀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不够用了，就好像桶里的米一样，一天比一天少了，眼见着就要见底，眼见着就要吃没了，只等哪一天一场大风忽然吹来，那米桶就会把屁股翻起来，然后随着大风呜呜地叫着，朝另外一个世界飘去。我父亲说真要翻就翻吧，他不怕。父亲怕的是，他翻了我怎么办？我那年才11岁。他把我叫到床前，让我坐在他的床边，让我挨他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他说他不能大声说话了，如果大声说话，也许只能说完两句，也许两句都不能说完就断气了。我说那你就慢慢说吧，你别大声。我说你小声一点我能听见。

父亲说，我可能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

我说我知道。

父亲说，我有一句话要留给你，你一定要放在心里，你要给我牢牢地记住。

我说只要好记，我会记住的，你说吧。

他说不，不管好记不好记，你都要给我牢牢地记住。

我说好的，那我一定牢牢地记住，你说吧。

父亲没有马上告诉我，而是把话绕到了远处，绕到死后他看不到的地方。

他说，你能不能先告诉我，我死了你怎么办？

我说回家。

我说你死了我马上就回家去。

那时候我还不喜欢瓦城，我知道瓦城好，但我觉得瓦城是别人的瓦城，不是我的。我们住的房子在瓦城并不叫房子，而是一种

乱搭乱住的棚子，我们干的活在瓦城也是最脏的活。我不喜欢。我还是喜欢我们村子。村里有山有水，有田有地，什么都有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可是在瓦城，哪里都是别人玩的地方，哪个好玩的地方我们都进不去，我们只能在远处两眼傻傻地看着。父亲却因为我的回答伤心起来，他突然忘了胸膛里的气已经不多，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，大得叫人感到恐慌。

他说不！我死后你千万千万不要离开瓦城，你知道吗？

父亲要留给我的，其实就是这么一句。父亲的两眼跟着就流下泪来。

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瓦城来吗？

我说知道，你是带我找妈妈来的。

父亲的声音就又大了起来，他说不！我们不找她，她也不在瓦城。她跟一个男人私奔了，他们去的是另一个城市，那个城市叫米城。

我说米城在哪儿？

父亲说米城在米城，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

我说，那我们来瓦城干什么？

父亲说，我是为了让你有一天能成为瓦城的人。

我说现在我们不是瓦城人吗？

父亲说不是。

父亲说，只要你自己不离开瓦城，只要你永远在瓦城住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成为瓦城人的你知道吗？他说，你别小看你现在只是一个捡垃圾的小孩，你要知道，捡垃圾也是能够发大财的，等到你有了钱了，你就在瓦城买一套房子，那时候，你就是真正的瓦城人了，你知道吗？

我没有做声。我不知道那一天会是哪一天。

父亲说你听到我的话了吗？

我说听到了。

他说你不能光是听到，你要给我牢牢地记住你知道吗？

我没有做声。

父亲忽然又急了起来，他说你记住了没有？

我说，你就是为了这个不让我读书的吗？

父亲说对。他说我们村里有那么多读书的人，你看他们有哪一个成了城里人呢？没有！一个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
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那时才11岁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没有回答。

父亲也没有回答。父亲只是说，只要你不离开瓦城，我们村上的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们读过什么书，只要他们还住在村上，他们就永远也比不上你，你知道吗？

见我还是没有回答，父亲便问：你知道是谁把你妈偷走的吗？

我说我不知道。我没有见过那个男人。

父亲说，我告诉你吧，偷走你妈的那个男人，就是一个捡垃圾的。可他有钱啊，他是捡垃圾捡成了有钱人的，你妈一看到他手里有钱，脚就软了，就跟着他走了，就不要我们了。

我恍然地呵了一声，好像蒙在眼睛上的一层什么突然被撕开了，突然间什么都清楚了。

而父亲的眼睛却一直在流泪。想起母亲被别的男人偷走，父亲的眼泪总是堵不住。

他说你能向我保证你永远都不离开瓦城吗？

我于是答应他，我说好的，我向你保证。

父亲的眼泪这才慢慢地停在了眼角。

我父亲后来没死，后来又好好地活了下来，活了一年又一年，而且再没有生过那样的病。

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因为前不久遇着了李四，我父亲如今还会活得好好的，而且还会一直地活下去，一直活到我在瓦城买下房子的那一天。

都是因为李四！

李四不是捡垃圾的。

李四和我父亲一样，也是山里的一个老头，但他们的山比我们的山还要偏远。李四的几个孩子，也没有一个是捡垃圾的，他们都是瓦城真正的市民，他们都念过很多的书，他们是念书念成了瓦城人的。这一点，我父亲不能与李四相比，我也不能和李四的孩子们相比。我父亲遇见李四的那一天，是李四的生日，李四是为了过生日从山里跑到瓦城来的。那一天他整整60岁。李四对我说，人的生命走完了60年，就相当于走完了一个大圆圈，往下走，那是另一个圆圈的开始，也就是第二个圆圈，而这第二个圆圈是谁也走不完的，谁都是走完一天算一天，走完一年算一年，谁也说准哪一天咣当一声就走不动了。他因此很看重走满60岁的那一天，他希望他的孩子们都能回到他身边来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地杀几只鸡，喝几杯酒，然后再点放几挂鞭炮。但天亮的时候，他便怀疑了，怀疑他的孩子们也许不会回来，也许，他们已经把他的生日给忘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给他过生日了，往年的这一天，他总是摇摇头便原谅了他们，但那天，他愤怒了！

当时他坐在门槛上。

天亮起来他就一直坐在门槛上。

他老伴也坐在门槛上。两人都默默地坐着，谁也没有吭声。

太阳快要起来的时候，他忍不住了，他问了一声：你说，他们今天会回来吗？

他老伴当时正一动不动地望着远处，望着远处的一朵白云。李四说，那是一朵湿漉漉的白云，那种白云在瓦城是永远看不到的。那种白云好像在慢慢地飘，又好像总是一动不动。他老伴经常看着那种湿漉漉的白云发呆。她没有回过头来。

她说我怎么知道呢？不回来就又是忙呗。

李四说他不喜欢她这么回答。哪一年她都总是这一句，好像她已经习惯了，她无所谓了，她好像已经不再期盼着他们回来。

李四说，忙就可以不回来给老子过生日了？

他老伴没有回话。

他说那我养他们干什么？

李四说着就愤怒地站了起来。

他老伴这才回过头，然后仰望着他，就像仰望着屋头上的太阳。

李四告诉她，今天是老子的60岁生日你知道吗？老子60岁的生日他们都可以不回来，你说！你说我养他们干什么？

说着，他猛地一脚，踢开了老伴的双腿。

他说早知道这样，当初生他们的时候，我还不如一个一个地抽掉你屁股下的床板，我让他们从这里，从你的大腿那儿，一个一个地掉到床底去！

那里当然不是床底，那里只是一块很大的青石板。

他老伴知道他确实愤怒了，她看了看脚下的青石板，然后把腿拢上。

李四却不让，他一脚又踢开了。

他说生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忙不忙？我们也因为忙就不要他们，就把他们统统地丢到床底，你说，你说他们还会有今天吗？

李四说着转身就跨进了屋里，然后扛出一坛黑米酒。

那是他每年为自己的生日亲手酿制的一坛黑米酒，他说他整整陈了一年了。

他告诉他的老伴，今天这个生日，老子不在家里过了。

他老伴一下就吓慌了，她从门槛上慢慢地站起来。

她说你要去哪儿？

李四说，老子到他们城里去，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把老子的生日给忘了！

他老伴一下急了，她说他们要是真的忘了呢，他们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怎么办？

李四原来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他被问住了。他想是呀，他们要是真的忘了今天是老子的生日，老子该怎么办？

于是，他想起了身份证。

他随即对她吼起来：我的身份证呢？把我的身份证给我找来，

快点！

他老伴却愣了，她说你要身份证干什么？

李四说，没有身份证我晚上住哪儿？

他老伴的脑子一下就糊涂了。她心里可能想，你不是去找孩子们的吗？你不住在他们家里你还能住哪儿呢？李四告诉她，他们要是忘了今天是老子的生日，我就不住在他们家里，我不住，我为什么要住？他老伴说，那你还去干什么呢？李四说，我不去他们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？他老伴说那就对了呀，你去了你告诉他们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他们还能不给你做生日吗？他们给你做了生日，你还要什么身份证，还找什么地方住呢？

李四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？他们要是忘了今天是老子的生日，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他们呢？老子拿着身份证，哪一个旅馆不可以住一个晚上呢？老子有这坛黑米酒陪着，我可以喝它一个通宵我怕什么呢？

他老伴觉得不对头，她说那你就别去了，你还去干什么呢？

说着把手伸过来，要把酒坛给他拿下来。

李四却不给，他狠狠地打掉了她的手。

他说快去，快点给我找来，快点！

他老伴只好转身哆哆嗦嗦地走进了屋里。

李四说，那天她是真的被他给吓慌了，她找到身份证走出来的时候，他看到她的手在不停地发抖。他知道，那是她的心在发慌，是她的心在暗暗地发抖。但李四没有替她想这些，李四觉得她的手一抖一抖地，他看了心里难受，他指着她的手就骂了起来。

他说你这是怎么啦？你有病啦你？

他老伴没有回答。她把身份证递给他，让他快点拿走。

李四却不接。他让她把手停下来。

他说你到底怎么啦？你怕是不是？你怕什么？老子到城里过生日，我有什么不对吗？你以为我去找死呀？你怕什么呢？

她的手却越抖越厉害，那身份证在她手里抖着抖着，差点就要

掉到地上。

李四更加愤怒了，你这样抖来抖去的，是存心让我难受呀？

他老伴把身份证塞进他的手中。就在这时，李四看到她的眼里拉下了两滴长长的泪水。那两滴长长的泪水，就像两条长长的绳子，李四说后来一直挂在他的心中。李四说，如果在往时，他的心会被牵住的，但那天不行，他的心那天比石头还硬。他收起身份证就转身走了，他丢下她孤零零地站着。他想像不出，她那两滴泪水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下。但他知道，她会一直那么站着，可怜兮兮地看着他的背影，一直看到没有了人影。然后收下身子，孤零零地坐在门槛上，然后伤心地哭起来。他知道她的哭声不会太大，她会把那种声音默默地压在心底。她是哭给自己听的，她会一边哭一边不停地数落着她的那些孩子，数落他们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忘了他们父亲的生日。

他想，她会那样唠唠叨叨地哭下去，一直哭到他在瓦城下车的时候。

李四在瓦城下车的时候，瓦城的太阳已经没有了。

一路上，李四都在想，他想他们一定是忘了，一定是真的忘了，但他总是希望有一个孩子还能记住，哪怕这个孩子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到来才忽然想起的，他想这也没有关系，只要能想起来就可以原谅他，原谅他确实是因为太忙，确实是真的走不开，所以才没有回家给他做生日。

可这一个孩子是哪一個呢？他怎么也想不出。他站在瓦城的街头上，望着满街下班的人群，心里乱糟糟的。

李四一共三个孩子，一个女的两个男的，一个叫李香，一个叫李瓦，还有一个叫李城。

李城是他的小儿子，一直还一个人过着，还一直没有找到对象。如果先上李城那里，弄不好门是锁着的，弄不好等到后半夜都见不到他的人影。他想不行，他不能先上李城家。他得找一个屋里有人

的，那就是李香了。李四的三个孩子里，就李香是一家三口，他的孙女艳艳都快高中毕业了，这时候的艳艳肯定已经放学回来了，但是她爸爸妈妈呢？他们要是不在家，艳艳会知道今天是她爷爷的生日吗？她不会知道的。算了吧，看来还是先上李瓦家。李瓦是李香的弟弟，李城的哥哥，结了婚，但还一直过着两个人的生活。在李四的三个孩子里，李四知道李瓦是混得最好的。李四想，李瓦可能不在家，但他的老婆谢晓不应该不在，她应该下班后就回家给李瓦做饭，要不还算什么好女人？

就这样，李四敲开了李瓦家的房门。

李瓦不在家。谢晓告诉李四，一下班李瓦就跑到瓦城酒店订桌去了。那当然不是为了他的父亲李四，而是为了他们的局长。谢晓说，那餐饭李瓦早就跟局长说好了，可局长一直没有给他时间，便一直拖着，拖到了今天。谢晓是回来拿酒的。她手里提着四瓶茅台酒。

谢晓说：爸，你来得正好，你也一起去吧。

李四却不去。他说他请他的局长吃饭，我去干什么？我不去！

谢晓不知道怎么办，她掏出手机告诉李瓦，她说爸来了，你爸来了。李四坐在沙发上，但他听到了李瓦在手机里的声音。李瓦说，他来干什么？谢晓说我不知道。李瓦说那就让他一起来吧。谢晓说我说了，他说他不去。

我不去！李四又说道。

谢晓说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他说他不去。那就随便他，李瓦说，那你问问他，他想吃什么，你到楼下的小炒店，给他炒两个菜，让他们送上去。谢晓放下手机问，爸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李四说不吃。他说你们吃你们的去吧，我不吃。我歇一下就走，我去你们大姐家。就这一句，谢晓的神色轻松了，她说那就随便你。她说，那我走了，他们在等我呢。李四说走吧走吧。她便下楼去了。谢晓下楼没有走远，李四就抓起了桌上的一只茶杯，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上，摔得满屋都

是。

李香一家三口正在吃饭，一看见李四进来，几乎同时放下了手中的碗筷。最先尖叫的是艳艳，她说哇是爷爷，爷爷来了！然后是李香，她说爸，什么时候到的？跟着接话的是李香的丈夫刘大奇，他说是刚下的车吧？怎么这么晚呢？

刘大奇的手很长，远远地就伸了过来，把他肩上的酒坛端走了。

李四心里说光热情有什么鸟用呢，老子想听到的不是这些。

他一屁股重重地坐在沙发上。

他说不！我是从李瓦那里过来的。

李香的嘴里啊了一声，把手停在了冰箱上。她说那你要不要再吃点？冰箱里有菜。

李四说不用。他说你们吃你们的，你们不用管我。

刘大奇说，那就让爸歇着吧。他说爸，那你看电视吧。喜欢看什么？我来帮你调。刘大奇拿起遥控器，就被艳艳抢走了。她说爷爷，我来帮你调，你说，你想看什么？李四说，你给我，我会调。李四不想调，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只被干烧的铁锅，就差没有冒火了。他胡乱地调，调出了一个唱歌的女人，然后把遥控器丢在了沙发上。

吃完饭，李香一家三口都出去了。

李香下岗后借钱买了一辆桑塔纳，在忙着跑出租，她恨不得三天内就把借款统统还上。

她说爸，哪天我拉你在城里逛一逛！

李四说不逛，逛街有什么意思，我又不是来逛街的。

李香笑了笑，就出门去了。

李香没有听出父亲的话里藏着话。

刘大奇说他夜里值班，也出门去了。

他说爸，明天晚上我陪你好好喝两杯。

李四说喝什么喝？你会喝酒吗？

最后走的是艳艳，说是去补习英语，准备高考。随着房门咣一声关上，屋里转眼孤零零地只剩了李四一人。李四坐了一会儿，也

愤怒了，他摇摇头，又骂了一句：

我操你们的妈！

骂完，他抓起身边的遥控器，往地上狠狠一砸，砸得粉碎。

他让电视里的大嘴女人继续哇哇哇地唱着，他懒得把她关掉。

李城正牵着一个女孩的小手，在马路上散步。看见父亲的时候忽地一愣，把女孩拉住了。他告诉她，这是我爸。那女孩随即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她的腰很细，鞠得很深，李四等了好久，才看到了她那浮起的脸面。李四觉得还长得不错。他看了看李城手里的那只小手，心里忽然就有了一点好受。

他说你们要去哪？

李城说没去哪儿，吃完饭，随便走走。转身要领父亲回家，李四却把李城拦住了。他顺势在李城的胸膛上拍了拍，他说去吧去吧，散你们的步去吧。不用管我。

李城当真就停住了，他笑了笑，说，真的？那我们走了？

李四说走吧走吧。一边说一边把手挥过了头顶。

李城牵着那个女孩的小手，真的就走了，走了好远，才被李四喊了回来。

他说你先给我开门呀，你不开门我怎么进！

李城这才笑笑地跑了回来。李四心里便暗暗地骂，他说这兔崽子，有一个女孩牵着，就把给老头开门的事给忘了？晚上老子要训训你。可他哪里想到，门一开，李城就把他缠住了。

李城说爸，晚上你准备住哪儿？不会住在我这儿吧？

李四一听什么话，他说你什么意思？

李城说你能不能帮个忙，先住我哥我姐他们那儿，你看我这儿，就这么一张床。

李城的那张脸，一下就皱成了一团。他说爸，你刚才没看到呀？

看到什么？李四愣了半天才明白了过来，他说好好好，我不住，我不住，我歇一下就走。